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吳禮部文集卷十二

續金華叢書

記

雲石山房記

吳興望西浙今集賢趙公以詞翰著又爲郡之望而一門俊秀林立播風流而挹芳潤往往絕類他族莫之抗吾友明仲其一也明仲於公爲從子其序益親人益勝藝事賞好尤異閒嘗語余曰昔先大父蓄一異石高數尺廣如之素質澄瑩奇勢層涌如片雲然不知何從得也易世來故家遺物此猶獨存吾嘗葺藏修游息之所而植於其前因以雲石名之子能爲吾述其槩乎余觀萬有在天地間一物自爲一形而不能以相混惟雲與石也不然雲之行空也浮游歟忽而不主一體石之在地也殊詭錯雜而不限一態千變萬化獻巧出奇隨衆形以爲形而無窮今君子所蓄其雲耶其石耶孰得而定之也然而雲氣也聚有而散無石質也一成而不潰立而不改是雖無情而氣行乎中安知其非雲之所附歟夫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已動

資乎靜靜主乎動互根而不相離子不觀夫雲之起於石乎膚寸之
觸毫縷之泄蓬然而垂天油然而雨天下渙然而解寂然而無而石
固目若以爲石靜而未始不動也以爲雲動而未始不靜也子於其
間亦知其所以然之故乎知乎此者天地之道不外是矣明仲雋敏
有才非徒游藝而玩物歸休乎是居整衿而晏坐試以是觀之

山意亭記

東平辛侯守蘭溪卽其居之東築亭焉名之曰山意州固多山獨城
之南與山接桃花塢者實金華之支傳溪而止高而環窈而容勢涵
蓄而紆徐舊以植桃故名今其下多喬松豫章清池古石幽邃斗絕
不異穹石礚岩侯之來也故樂居之亭制踰丈因崇爲基覆以茅椽
以竹板以代甍示儉也壁其背而扉其前旁兩窗因方相時而實以
山可見也休暇時或歛衣晏坐凝眺徙倚拱翠浮嵐近在目睫爲之
欣然忘食侯政尙清簡恬於世好所至杜門不通請謁微其薄彼而
此厚焉何於山獨惓惓也然愚觀侯仁名而壽字其名是亭也復有

合非徒適遊觀表高勝若夫挂頰之翫朝爽採菊之見夕佳以逍遙
於塵外而已聖人以樂山喻仁靜言體壽言用也侯爲人重厚安裕
天資爲近之樂是也固宜理之在天地間無處不有在人者不異於
物而在物者亦以示人也仁之根心與生俱生山之接於目無一日
而不見也善體仁者得之於目而喻之於心凡天下之山無小無大
而陳於前者皆吾爲仁之助也奚特此哉體之而得焉則有吾胸中
之山目雖無山可也古人所謂得意而忘言者其此類與然則侯之
意爲可識已因書其槩俾登斯亭者省焉

詠沂亭記

仙居在天台爲下邑學宮視列邑特最由大門歷殿堂耽耽數十楹
其後餘址猶稱是繚以周垣坎以方池杉檜腋分蒲藻鱗湊有亭曰
詠沂當池中兩旁梁修石以度幽翳清深游息是宜歲乙巳大水亭
仆又明年縣尹邊君世安將有作適家君主職教乃出廩施俸相厥
事既成視舊有加士民以起廢賀嗟乎吾道之廢興奚以一亭爲哉

凡人之情習於事物之交則泰山前陳而弗顧作於視聽之頃則植數丈之木而爲之動容故妙天下者機何觸天下之機者新之也浴沂詠歸之書童而誦之者而不知者幾何人哉斯亭之未作也清池涼風散棄於榛莽之間過而不問者幾何人矣一旦櫟楠翼然冠佩于然臨池御風仰而瞻俯而思曰昔者點也嘗從事於斯矣其言謂何哉其志謂何哉豈無喟然而嘆躍然而悟者乎邊君可謂知爲教之機矣昔二三子言志莫不志於得國夫子獨與點而哂由豈鄙畧夫事功哉亦曰爲國以禮而已果能是道則去點無幾爾邊君旣以禮爲國吾黨又因其作新之機以求點之志交相贊者也是則亭之發興所係豈不重乎

止齋記

友人某學道隱居有日矣以止名齋識所存也嘗爲文示予且以求益因爲之言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有所止也凡吾几席之內六合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微錯布橫陳互發而交至者粲然之中

有渾然之極焉雜然之中有截然之則焉無方無形主制萬有而天下之勞者息驚者尼潰者塞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強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借喻於止以爲學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萬分其分在物其本在心至善爲事物之止而人心又爲至善之止羣動紛綸靜爲之君變化千億唯貞夫一往來憧憧不如守中易之良其背孟夫子之操則存豈非衆理之郛而萬化之根與今吾子求止之道必有攷於此矣愚聞之學有要知也行也不先於知知不易於行冥目而趨不見鵠而張其弧可乎哉必也格致以精之問辨以明之瞭然無疑於天下之故於是居子之齋歛子之形儼乎其若思嗒乎其若忘湛乎若不波之水溫乎若體物之陽鬼神不能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擴然而迎犁然而當於物動亦止靜亦止而吾之止者不與之俱亡若是其庶幾於道乎

金華縣慈濟寺修造捨田記

浮屠氏之教今爲盛塔廟在名山通都大邑者閎傑瑰麗不可殫紀

下而一丘之勝十室之聚莫不錯據聯峙爭務爲完好日有加無已
天下之田一入於僧業遂固不移充衍增大故田益以多其徒亦往
往優爲之宜也金華慈濟寺者距城西二十五里載郡志然不著所
從始相傳以爲旻公焉前望南山背負林麓當白沙溪之間亦勝處
也構故宋乾道中且二百年風摧雨墮敝傾腐撓中殿特甚餘亦皆
殆不支眾譟產薄惟石潭者慨以爲己責誓悉其資無靳又輔以化
誘得所施予起至大元年冬撤殿更新之門堂兩廡鐘樓藏室以次
葺凡數年竣事潭有己田餘五十畝至是以歸于寺將使歲入益裕
而賴以久焉亦材且勤矣余聞宮室田里者先王所以使民養生送
死而無憾也民生當時咸知自食其力而通其事以相成死敢傲焉
以游其食而奉之非有功於人則職於上者耳今世稱浮屠氏能爲
國家祈福永命則其功豈不甚大斯民所以竭貲力而事之咸謂當
然其徒固可以拱手蒙成安焉肆焉而用天下之物不必其己之勞
也今澶也汲汲乎搖其體膚筋力以修壞起廢而寧其居又以其積

累之業遺後之人一無異於齊民豈非此善於彼者乎吁此誠善於彼耶抑可以重有感也夫

金華北山遊記

出金華城西門遙望峭銳孤起蒼翠秀麗者號芙蓉峯北山之支也十五里始至其下爲智者寺梁靈琛師澡瓶在今實名刹西偏遊覽最勝處亭榭錯峙有曰上方境界者予所甚愛也蓋自山趾磴道緣澗上至此曠然平夷有大池可數十畝最後秀巘高出屏抱如畫遊時且迫暮暝色四合空霏濃翠欲滴坐亭上背出木杪風水聲在下人語宛轉蒙密間少焉烟斂月出池光淪漣上下相映發當晝無此景也客高談朗吟響答林谷逮夜半乃已翌日由智者寺右行取道游三洞陟降岡麓久乃出兩山間循水行山漸狹水石清峭十數里不絕野人方開徑嶺下便樵採怪藤古木巉崖衝湍皆故道無有比向所見益奇又數里達金華觀觀前流泉橫被青石彌布圓若鵲卵大者若斗巒甕磊磊負累離錯立楓栴檮櫟蔥蘢幽翳蓋去洞甚

近也三洞者上朝真中冰壺下雙龍下二洞皆在觀左下洞巖厂突出可覆數百人小竇容舟游者仰臥以入燭之穹然高敞飛崖流乳列石怪狀爲華蓋垂衣湧濤積雪爲龍爲龜爲狻猊町者爲田方者爲牀爲鐘鼓可考擊爲硯一眼受滴水以手承之則否他詭異不可悉名次中洞穴仰天巨石鍵崖罅欲壓緣險深入如墮壺中飛泉出巖半數十丈散垂爲簾下注無底怒聲奔雷使人膽掉髮豎出宿觀中中山雨夜作水聲雜然如呼如啼如嘯歌悲吟爲不寐達旦雨稍止行數里趨朝真重岡複嶺所厯益高狹徑俯鑿萬仞蘿弱苔滑聞前向愈峭絕乃還遊鹿田東西二寺鹿田者相傳仙人宋玉女驅鹿以耕田有玉女墓墓上樹不知名甚奇西寺第一軒前立石森然穿穴玲瓏類靈壁太湖間以巨竹泉流交其間昔默成潘公所憇遺刻多存者東寺雨留三宿山高驟寒雲霧噴薄門外迷不見行路室中沈沈咫尺不分人壁題近時吳琳詩有雲暗雨來疑是晚山深寒在不知春句似爲此日發相與附火劇談燒笋引飲已而旣晴風日清美

野卉發香山紅潤碧春物爛然林薄鳴聲嚶嚶摘茶者道相屬由鹿
田抵山橋石山插澗立樹出石上蒼然同色飛梁絕峽口迴顧攢峯
縣崖瀑流曲折隱見眞絕景也久之乃去十里至赤松長松落落穢
山率數百歲物度煉丹山訪二皇君祠問石羊遺跡僅有存者入小
桃源兩崖夾澗奇石刻露緣埃多桃花亭字相望有流觴曲水處碧
瑩底環青莎側被落紅出波上點綴映媚方列坐小憩數道士携酒
至取觴以浮談蒨喧笑悉沾醉去止寶積觀宿松聲澗響淒然相和
如琴笙不絕蓋晝夜皆然出中所厭聞也明日寒食有懷松楸遂由
東關入城以歸金華爲天下名山環亘數百里巖洞泉石之勝顧在
山北距余家不再舍而生未之識友人張君子長約遊屢不果嘗以
爲恨至治二年三月子長復遣人邀予欣然從之起王申迄戊寅凡
七日以雨道險故不至朝眞他如安期生石室劉孝標讀書巖暨僧
寺可游者以十數皆不克往然幽絕奇麗之觀所得亦多矣先是約
所至賦詩宿金華觀僅一分韻止旣歸將追賦焉而汨沒多故情事

復墮渺茫明年余之官高郵秋中行境內潦災水宿者三月重湖巨
陂荒溝斷港瀾漫洸養求北山卷石塊土不可得而所值士皆鄙陋
無一可與語者况望如子長輩乎坐念昔游彷彿可記者筆於篇時
一誦之使精神飛越如晤對山水間亦足慰也書其一以貽子長云
歲癸亥十一月十日識

蘭溪州新學記

蘭溪升縣爲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幾人襲有興作神祠之侈廟宇
之崇官舍亭傳之新成出意相勝獨學宮在城東因舊制卑陋日就
圯不支朝廷石文開科風勵鼓舞是宜在所急曾無一人顧省者豈
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知州夾谷侯某銳意改作閱學帑不足又慮
煩役民俾士之隸籍者以力自占自夏徂秋中外告功殿庭門堂齋
廬視舊咸闢周垣夾廡官署庖廩實助於今嚴嚴翼翼翔湧神捷眾
始肅其觀又先作塑繪像造祭器行釋奠禮未幾去官事遂格繼者
中殆弗理今知州崔侯雲翼慨然念不可廢前功於是葺其緒補其

闕飾其所未及而州判王君淮復贊助而督之既考成底績職教事者朱天富來請文且謂夾谷侯能新之於數月之間而六年之後得崔侯乃完始之者未必難終之者爲不易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是皆宜書也愚既直紀其事而復爲之說曰因廟爲學近制也吾夫子功等天地被萬世非壯麗尊嚴固克稱王居差吾徒之廬因而大焉非幸歟昔之學誠陋矣嘗試登先賢之祠考進士之碑碩儒名公彬彬可稱果係其居哉天下之事後出者必有加於前而俗之趨下者莫能挽而歸於古安宅廣居人孰無之博厚高明可以自致如使宏其宮而人之眇新其室而習之污則賢州侯之意荒矣故愚願以諭於衆庶其遊居周旋仰瞻俯察警悚振飭思所以稱是而度越於前人哉

明善書院記

帝王羣聖人之道至夫子而明羣聖賢之言至朱子而明朱子之功異世之夫子也厥今尊右表章聲教四達荒陬遐徼猶知誦其書思

其人嚴事惟恐後矧過化之地祠祝之舊者哉處州松陽縣舊市者古治所也唐葉法善宅焉距今縣一舍許宋時里塾盛朱子提舉浙東嘗平按行至則爲諸生講說有葉震者能述論語孟子大義朱子異之俾主塾焉咸淳季年葉再遇者請建書院曰明善入國朝名存實廢前太學生里蕭君子登慨然志興復因他宇奉祠事在法善故墟之陽時至元二十一年也事方萌芽聚田以致學徒後四年子登白其事行省卽命爲山長又六年麗水王君淮來代斥其址首建禮殿及大門延祐五年山長汪希旦構兩廡而朱子祠宇猶闕論堂陋制未改泰定元年蕭君復攝教事請於部使者卽下府縣而主簿常君禮董建焉明年山長鄭繼來嗣而完之起甲申迄今餘四十年蕭君實始終是其力爲多而先立其大者俾易爲繼則王君之烈至是而交愜其志也王君時佐吾州語予以起廢之不易且致蕭君請願有紀予惟道在天地間秉彝好德在人心靡一日泯滅固無用贊爲竊於是有感焉法善以幻貴於唐顯於鄉志怪者孰不歆豔一旦化

爲俎豆絃誦之區淑其身而致力者往往出於遺裔獨何歟宋僞學禁與倡其說者郡人也當時朱子幾不能免詎知易世後車轍馬迹之所經咸慕爲執鞭不可得彼抵誣掊擊者人至今羞稱之是孰使然者善不可以終窮晦於一時者必著白於萬世諸君子扶植之功豈非有得於明善之旨歟繫士之居游者不怠其承闢異端距邪說惟聖謨是祇俾夫天命人心之本昭晰而無迷然後踐之於躬以底於誠以返於初是爲元貞興復之意則所立將與天壤俱敝尙何廢墜之憂哉

巢雪樓記

劉君剛善將從廣西憲幕辟自金陵來宣城告所常往來者別余適遇焉一再見相與道古今較文藝恨見之晚而別之遽也因爲余言家本蜀眉州實義眉之陽先人始涉金陵聞義眉巔極倚天岡谷綿遠雪經歲不消望之皓如積玉今居面鍾山結小樓名之曰巢雪以寄故鄉之思子爲紀之何如余聞有生者皆本於土血氣之屬無不

知土思依風首丘過故墟而喟嘆物猶然而況於人乎聖如仲尼而思魯雄如高帝而思沛南音越吟是孰使然鄉土之思不忘本也不忘本者仁也峩眉之距鍾山遼哉邈矣思峩眉而不可見見鍾山如見峩眉焉追本之心油然而生可不謂仁乎推君子心抑可尙已又聞長老言宋之南嘗駐金陵諸橋名坊巷大抵皆東京舊季年蜀士僑東南僧廬亦寓蜀扁山川隔絕悠悠我思徒遺恨於無窮今也宇宙混同四海一家桂林爲秦漢百越之地去中國萬里君今往卽往吳時峩眉朝發而夕至可也然則幸生太平之世而快其夙昔之願可不知所自邪念先世之勤勞致當今之報効惟剛善勉焉

德讓堂記

吳以國氏國繇太伯始故子孫在吳越爲盛番君著功漢初居番者宗之今教授君存仲退甫能譜所自出宋已上皆厯厯可考且以德讓名其堂取至德之旨也嗚呼泰伯以天下讓聖人稱之其後季子慕義而興復以國讓遂爲句吳家法彼季子猶可及若泰伯之爲則

自有宇宙以來一人而已民德下衰釁起父子兄弟間簞食豆羹忍以相奪相殘自非甚頑無知聞斯人之風未嘗不釋然意消遙遙二千年系之以姓者孰非神明之遺乃與俗俱化曾不復聞有高節茂行彷彿先烈之萬一者此予於君之名堂不能無慨然也雅聞番人言君早孤逮長友愛三弟田廬服器自取寡約餘悉弗有人皆以爲難撫教諸子循循雅飭闔門內外肅雍無間言凡其鄉人與四方之學者咸尊事之蓋其天性純篤而貞踐不渝故自身而行於家自家而孚於人者如此其視讓國天下雖有大小之殊而同於讓可以無愧斯堂之作孰不謂之宜哉藐余忝宗姓衰落不逮適偕仕宣城辱不鄙夷而命之記予固慕爲讓者未知視君何如因是而砥礪激昂以自附於盛德之末異時斯堂不爲專美是則區區之志也君無謂余不讓

山泉記

王君某名其居山泉君北士而寓宛陵非鄉也其居在園園中前直